

耄耋老人再忆峥嵘岁月

■ 岳娜 刘凤琦

王金友：突袭敌军俘虏数千

1949年4月,21岁的王金友报名参军到三野79师,被分配到当地的一个连队服役。在部队,王金友刻苦参加大练兵,由一名农村青年成为了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当年光荣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王金友部队动员战士参加抗美援朝,他幸运成为32人中的一位。和战友从徐州出发到达济南,休整一周后,换上了新棉袄、棉裤和棉帽,后直奔山海关。在山海关休整了两三天,接着过江参加抗美援朝战斗。王金友清晰记着,从山海关出发过鸭绿江时,送行群众放的鞭炮震耳欲聋,抗美援朝的标语贴的到处都是。

过了鸭绿江上岸后往南行军。当时为了防止敌军轰

炸,都是昼宿夜行。刚上岸,行军的路上都是冰冻,王金友和战友走着走着就摔倒,刚开始摔倒了还喊声“哎呦”,后来都是摔倒后无声快速爬起,继续赶路,一路上摔倒多少次,王金友也记不清。行军半个月,王金友跟着部队来到了摩天岭,为了躲避敌军轰炸,王金友和战友用一夜时间爬过了摩天岭。据说,摩天岭上山和下山有100里左右的路程。

过了摩天岭往南走了两夜,部队来到了南北朝鲜边界间的一座山上驻扎,山南边有一条不宽的小江,岸南山上隐藏着敌军。当时,山上都是积雪,王金友和战友们就采伐山上的树木搭建防空洞,防空洞上再放些树叶和插上树枝进行遮盖隐藏,以防敌军轰炸。

孙学臣：押送日本鬼子出枣庄

今年91岁的孙学臣老人是当地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极少数老人之一。老人谈起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往事还是记忆犹新。

老人22岁在当时的峄县报名参加八路军22团。刚参军不久,就随部队攻打驻在官桥的日本兵。由于日伪军根据国民党政府密令,拒绝向八路军投降。这时,孙学臣部队密派人员到日军驻守炮楼里劝降,向八路军上缴武器。经多次做工作,日军同意把武器交给八路军投降。孙学臣和战友把日军的武器全部收缴,和随后赶来的国民党军队一同把日军俘虏押送出枣庄。

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打响。孙学臣老人先后参加了滕县、邹县、峄县、枣庄等多次战争,同国民党军队进行英勇战斗。老人讲,在攻打枣庄

时,他们部队负责从枣庄西北先打外国国民党军队,攻克外围后再攻打守城国民党军队。当时,驻守的国民党军队外围全都是铁丝网,阻碍八路军攻城。和战友提前学习铁丝网爆破技术,练习了半个多月。攻城时,他们学到的技术就有了用场,夜间在铁丝网下挖坑,背着40斤的药包快速放到坑内,躲避后快速引爆,为大部队快速攻城打下基础。

老人说,在攻打邹县时,他们的部队负责打东城门。攻打邹县胜利后,他们从国民党军队缴获8门钢炮,2门排击炮和1个大炮。攻打完枣庄后,孙学臣随部队在今泥沟镇洪庄村休整半个月。期间,孙学臣定下了婚期,向部队领导请假回家结婚,由于战事紧张,部队首长只答应一天婚假,孙学臣于是推迟了婚期。

白天就和战友三五人一起隐藏到山顶的树林里,当敌军的飞机过来时,他们就用机关枪扫射。

一天夜晚七八点,部队下达战斗命令,攻占对面敌军占领的山。王金友和战友从江水浅处淌过,摸黑往敌军山上爬,经过数十里行军,把敌军全部围困在包围圈里。这样,把放松警惕的数千敌军全部俘虏。第二天天明,王金友和战友压着俘虏返回休整。打完此战役,王金友和众多战友突患闹肚子,随军大夫无法治愈。后来,转入国内,在东北一家医院住院治疗7个多月才康复,于1954年退伍回家。

如今86岁的老人身体瘦弱,耳已聋,眼也花,但老人依然过得幸福安康。

休整后,孙学臣部队南下攻打宿羊山。驻扎在宿羊山的是国民党精锐部队26师,孙学臣所在部队后被国民党增援的15万部队包围,部队往洪泽湖方向突围成功。

在攻打泗州时是夜里12点,孙学臣和战友把城北大门炸开一个缺口,八路军快速往城内进军。在泗州,孙学臣所在部队同国民党军队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孙学臣所在的班,正副班长全部牺牲,孙学臣后被选为正班长。战斗中,孙学臣所在的连和另外一个连从南北方向同时攻打国民党军队一个碉堡,由于国民党火力较猛,孙学臣的左手小手臂被一颗子弹穿到骨头内,被迫返回家乡养伤。1946年年底,孙学臣带着一级伤残证退伍回家。如今,老人领取着伤残等补贴,和老伴相濡以沫。

情笃陶瓷五十载

■ 徐子棋



精巧的制作工艺吸引乡邻



件件瓷器历经高温烧制而成

作为我国北方地区瓷器烧制业的发祥地——中陈郝古瓷窑,自北朝创烧,历隋唐,经五代,至明清,1400多年久盛不衰,窑址面积5平方公里,是山东境内最大的古瓷窑。由于历代制瓷业的发展,瓷窑遍布村庄四周,故有七十二座瓷窑之说。现在这里还流传着“九庙十桥七十二座瓷窑”的掌故。

该遗址位于薛城区邹坞镇中陈郝村,1987年被发掘,因规模大、品种全、质量高而享誉“江北第一窑”之称。1991年,该遗址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月16日,笔者奔赴邹坞镇中陈郝村,专程寻访该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陈郝陶瓷传承人李其海。

一张有着岁月印记的四方桌前,李其海老师正进行仿古四系罐的制作:手工拉坯、挖足、造型、修整、打磨、施釉……一切都是纯手工,制作技艺较古老,但制作出来的半成品却质感十足,古拙质朴又韵味无穷。一罐一瓶间无不透露着制作者的聪明智慧和手工技艺。

上小学时,李其海经常看到父亲在家里捏一些瓶瓶罐罐,那时就非常喜欢并学会了这个手艺。由于这个手艺不能养家糊口,成家立业后他就以打工、开超市谋生,闲暇之余也不忘制作陶瓷。悠悠岁月几十载,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李其海,对陶瓷的钟爱更是与日俱增。

谈起制作陶瓷的首要

条件,李老师说:“第一步就是找土源。中陈郝村的土又叫高岭土,土质非常黏,不容易断裂,非常适合做陶瓷。所以,民间流传着‘中陈郝瓷土筐值百钱’。将高岭土用水搅拌均匀,然后就可以进行手工制作了。”他时而用手捏,时而用独创的工具进行修整,这些工具都是他自己制作的,至于叫什么名字,他也叫不上来。

笔者看到,一件基本成型的四系瓶罐端庄地摆在转盘上。该瓶小口、卷沿、束颈、溜肩,鼓腹,下内收小平底,肩部饰四系。李其海说,下一道工序就是刷釉,内外施釉,外施釉不彻底。釉分为黄釉、黑釉、青釉、酱釉等100多种。只见他把调好

的釉倒进瓶里,让瓶壁刷上釉,然后把釉再倒出来;“瓶外施釉更讲究,要把瓶口向下,没到三分之一处再把瓶子放正,瓶口处的釉会顺着瓶壁向下流,形成自然釉状,非常好看,这叫做‘流釉不漏’”。随着釉滴自然下流,一件精美、古朴的纯手工黑釉四系罐基本告成。

烧窑是成瓷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在李老师的老家院落里,一座高约一米七左右的碳窑展现在面前。遗憾的是,碳窑正在“歇业”,据他介绍,现在是夏季,如果这时候烧窑,温度太高,人肯定会受不了。烧窑是最考验人也是最熬人的工作,烧一次需要四天左右的时间,窑内温度要控制在一千度左右,整

个烧制过程不能离开窑前半步,即便窑外再热也要坚守。这座瓷窑是他垒建的,一次能烧两百多件。把这些瓶瓶罐罐稀疏有致地放进圆形的匣钵进行烧制,最后把坯胎烧成瓷胎。

李其海的瓷器作品造型多样种类丰富,釉面莹润老味十足,多以器皿、人物、动物、乐器为主。这些器件大都送给了亲朋好友和慕名而来的远方朋友。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感觉老祖宗的东西不能在自己这儿断了线。他有义务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学习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希望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发扬光大这一产业,使其成为一张靓丽的城市文化名片。

古城西北隅

■ 汪继军

街叫西北隅。应该就是老县城的西北角了。西北隅以现在的眼光看,就是短短一小胡同。南口是府前街。西北隅街往北直冲着一大院当时住着武装部。武装部门口往东是另一条街,我已经记不得名字了,也许就因为它不像西北隅一样与我生命相关而留存在我的模糊记忆里。武装部西墙外一条小道西北行,几道弯后,经过一座叫工农兵剧场的,再往西五十余米,就是大道了;那显然已经是出了旧城了。因为那时的工农兵剧场门北旁门南旁分别是—段高高的土城墙,现在也已随时光消逝!

西北隅一条街由北往南都是大大小小的四合院。我们一家人住在靠近府前路的一个四合院里,路西,院门朝东开。

数十年后,与远在乌鲁木齐的西部诗人高炯浩通电话,他听说我小时曾经住过西北隅的那一座院落,很平和地说:我家住书院街,隔一条街。你说的那个大院是我亲戚家,我在里面也住过一些年呵!

我心中不由感慨。世事如此,真的如戏剧一样,而诗人,却如此淡然。

他们家成份高。翰林后代。

我们住的那一个大院里有一棵参天大树。现在回想一下,那时每一个大院里都有一棵或者几棵这样的大树。那是真真的老院子老树。院落是会随着时光颓败的,但大树却是随着岁月蹉跎,而参天、郁郁葱葱,给这些院落里的居民以荫庇。

夏天的晚上,我们一院的男男女女、大小小孩躺在槐树下,讲故事,数星星,打闹。

我们那个四合院并不大,一共住了七户,总也有近二十口子人。除我们家外,另外有两户干部,还有两户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一户妇女带着两个女儿的,还有一户现在竟然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情况了。每家的孩子加起来竟然有十多个。

西屋两户,从北至南,一户姓杨,就是那个带着两个女儿的妇女。再一户男的姓曲(屈),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老人们背后都叫他“神经病”。

我曾经有文介绍过曲先生,他其实是极友善可亲的一位长者。每每看到我在自家门槛上做作业时,就小心慢慢地过来,看我作业,然后夸我。每次夸,先是小心的小声的,慢慢地声音就大起来,身体也微幅地转动,表情和动作显然就是要院里的人都知道。这印象我非常深。怎么看他都不像神经病的样子。

但是大家都在背后叫他神经病!

有一次,他家妇人又到我奶奶面前哭诉,说是给他做了饭,先做的有点少,他嫌少,不吃。后来又做了一些,又多了,他就骂,嫌多。不光骂,还打。打的很厉害。他打人的时候动静很大。我确实听到过。这时候,我往往就信了,他应该是神经病。

当然,几十年时光过去,以我现在的阅历,知道一些生活,相信他应该不是个神经病人。

在西北隅居住期间,街道上经常组织活动;我参加过几次,当然是随奶奶去的。

街道也好像并没有正式开会的场所,就借用在哪的家里。昏黄的灯光。那时候就只有那样一种灯泡。一屋人,就在昏黄的灯影里活动。我坐在奶奶的怀里,不时有人影,或者一个硕大的头,或者一支或两支手臂,映在墙上,我歪有举地看它们。

几乎每一次都是一样的话题。大妈们一个一个发言。那时应该是过了狂热时候了,发言人都很有秩序,感情都也饱满。社会主义怎么好呢,我记得那一晚上,大家都都围绕一家叫工农兵剧院的建筑物说:刚解放时就是空场子,一些木头凳子;到后来就有了棚子,现在,有了砖头的屋子。

等我困了的时候,我就睡了。

后来,会就散了。

后头,我上了中学,从那个叫东风的小学进入一中。这四年中,为了抄近路,我走西北隅,拐武装部门西的几道弯,过工农兵剧场,上大路。工农兵剧场是冲开老城墙建的,在它的门北门南,都有一段高大城墙。

有一次放学回家,路过工农兵剧场,就呆住了。在工农兵剧场门南的高大黄土城墙下,一个着戏装美女扶着墙在练功!这之前,连戏装都是要踩上几脚的“封资修”,何况她这样活生生的形体?我心心跳,不敢多看,更没敢停留,匆匆过去,身后留下她美妙的歌喉。

再后来,每每经过,练功的人多了。

慢慢,剧场里有了古装戏演出。

事后多年,我在另一小城工作,机缘,那曾经扶着墙练功的带着她们团到小城学习剧团下乡演出经验,我第一次对她说:“那时候,你在俺心目中,女神哎!”

她笑了。

西北隅已经没了。我们也老了。

古
城

台儿庄一个寻梦的地方